

RELIGIÕES DE MACAU

# 澳門 宗教



鄭煒明 黃啓臣 著

澳門 叢書

黃漢強 吳志良 主編  
澳門基金會 出版

1114  
422

# 澳門宗教

鄭煒明 黃啓臣 著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編

澳門基金會 出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澳門宗教

鄭煒明 黃啓臣 著

---

編輯助理：姚翠玲

封面設計：李耀斌

---

編輯：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出版：澳門基金會

印刷：澳門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植字排版：廣東省江門市江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72-8147-32-5

---

定價：澳門幣40元

# 總序

澳門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埠以來，一直是個文化和經貿交往的開放城市，充當東西交流的橋樑。中國在七十年代實行開放改革政策後，澳門作為西方進入中國和中國走向世界的傳統中介角色，更加日益顯得重要。如何配合中國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高速發展，確立澳門在附近地區的特殊地位，發揮應有的作用，相信是許多人士思考和關心的課題。

隨着今年三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頒佈，澳門正式進入後過渡期。面臨此一巨大的歷史轉折和時代挑戰，我們需要更加深入系統地探討澳門社會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大力宣傳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特殊性，讓市民大眾和關心澳門的國內外人士加深對澳門的瞭解和認識，齊心協力實現史無前例的政治行政過渡。基於此，我們決定編輯出版這套叢書，聊盡微力。

《澳門叢書》是一套知識性和普及性兼備的讀物，以“認識澳門，建設澳門”為宗旨，從社會和人文科學的不同角度客觀系統地概述和描寫澳門的過去、現狀和將來，介紹澳門，推廣澳門。我們期望，叢書可以在兩年內全部面世。

《澳門叢書》的撰稿人以本地學者為主，亦邀請國內熟識澳門的有關專家參加。書中材料和分析力求客觀，敘述力求科學，當然，其中所表達的觀點，都只是作者本人的。由於種種原因，這套叢書肯定有不足和錯漏之處，我們期望讀者不惜指教，以便改進和修正。

藉此機會，我們感謝叢書各位作者的合作以及社會人士的支持和鼓勵，並向捐出部份稿費的何厚鐸先生和廖澤雲先生致以衷心的謝意。

黃漢強 吳志良 謹識

一九九三年九月

# 前 言

澳門是一個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地區，居民信仰中西各種宗教的歷史悠久，至今各種宗教徒的人數竟佔澳門總人口的86.13%，可謂“滿天神佛”。但對澳門宗教進行系統的研究並不多見。本書作為《澳門叢書》的其中一種，可算是綜合研究和闡述澳門宗教的拋磚之作。全書由鄭煒明和黃啟臣兩人合作，其中第一、二、五章由鄭煒明撰寫；第三、四章及結束語由黃啟臣撰寫。

澳門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是人們熟悉的宗教。而瑣羅亞斯德教、巴哈伊教則鮮為人知，故本書對這兩個宗教作了較詳細的背景介紹。此外，澳門還有伊斯蘭教、摩門教等其他宗教，其中頗有一些被自居正統的宗教視為異端的宗教派別，我們也作了介紹，以饗讀者。

我們才疏學淺，首次撰寫澳門宗教專著是一種嘗試，距離理想的高水平還遠，不足的地方以至舛誤之處，在所難免。敬望讀者批評指正，希冀將來有機會再版的時候，再作修訂。最後要向協助拍攝照片的學生鄒家禮君致謝。

鄭煒明 謹識  
黃啟臣

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於澳門大學

# 目 錄

前言	(1)
第一章 道教與民間傳統信仰	(1)
第一節 澳門最原始的民間傳統信仰	(1)
第二節 澳門早期的道教	(2)
第三節 媽祖信仰	(5)
第四節 其他海神信仰	(7)
第五節 道教在澳門的發展	(8)
第二章 佛教	(12)
第一節 澳門佛教的起源	(12)
第二節 普濟禪院與澳門佛教	(12)
第三節 其他佛教流派及寺廟	(13)
第四節 佛教組織在澳門的發展	(14)
附錄一 普濟禪院·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	(16)
附錄二 虛雲大師《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 (1947年農曆八月初一日)	(18)
附錄三 澳門佛教解行學社章程	(24)
附錄四 《無盡燈》創刊號及第三期封面	(26)
附錄五 虛雲大師簽發給澳門信徒的皈依牒	(27)
第三章 天主教	(28)
第一節 天主教東來澳門的時代背景	(28)
第二節 十六世紀中葉耶穌會士東來	(29)
第三節 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 澳門天主教的窘局	(45)

第四節 十九世紀以來澳門天主教的復甦 .....	(51)
第五節 耶穌會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	(66)
<b>第四章 基督教(新教)</b> .....	<b>(70)</b>
第一節 基督教(新教)在澳門 .....	(70)
第二節 基督教(新教)的組織活動 .....	(74)
<b>第五章 其他宗教</b> .....	<b>(77)</b>
第一節 瑣羅亞斯德教 .....	(77)
第二節 巴哈伊教 .....	(81)
第三節 伊斯蘭教 .....	(84)
第四節 神慈秀明會 .....	(85)
第五節 摩門教等 .....	(85)
<b>結束語</b> .....	<b>(88)</b>
<b>重要參考資料目錄</b> .....	<b>(90)</b>
<b>照片</b> .....	<b>(91)</b>

# 第一章 道教與民間傳統信仰

所謂民間信仰，是指正統宗教以外在民間極為流行的信仰。以澳門為例，許多人崇祀天后或北帝而不知他們其實是道教系統的神，這樣的信仰模式，就可以歸類為民間信仰。

本章闡述的澳門民間信仰，大抵皆屬道教系統內的神，道教本就起源自民間，其信仰的民間性不需懷疑。筆者所持的立場是，如崇拜者但知自己所拜的神是誰而不知其應歸屬為道教的，即以民間信仰視之。

## 第一節 澳門最原始的民間傳統信仰

澳門最原始的民間傳統信仰，主要應該是對海神的崇拜。公元一九七七年，一群考古學家在路環島的黑沙海灘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一件彩繪浪花圈足盤，盤足上縷有十一個小孔，縷孔下刻有連續斜向浪花紋，塗有紅彩，是澳門最珍貴的出土文物。考古學界稱這一類陶盤為大灣式彩陶盤，屬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黑沙二期（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這件彩繪浪花圈足陶盤與澳門鄰近地區如深圳小梅沙、珠海後海灣、香港春坎灣、深圳大黃沙等同類型的出土器物比較，大同小異，證明當時澳門地區的原始住民與深圳至珠海一帶的先民有著極密切的交往。一些研究者指出，更可能與台灣海域同期的彩陶有著某種文化上的關係。這件圈足盤的彩繪、縷孔和刻劃技術所表現出來的紅彩、水波紋和浪花紋等跡象顯示，它與源自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有着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同時也反映了沿海先民以海為生的現實生活。大溪文化的彩陶技術來自仰韶文化，又是長江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彩陶文化，最繁榮期間距今五千九百四十至五千五百〇五年，而黑沙的大灣式彩陶盤熱釋光年代為距今 $4828 \pm 483$ 年，由此可以證明四、五千年前，源自中原的文化，包括原始宗教信仰的文化，已輾轉傳播至珠江流域，廣為沿海先民接受，也顯示了中原與南疆之間先民生活與文化交流的史跡。黑沙的大灣式彩陶盤，盤身外表及圈足內外面有陶衣及波浪紋的紅彩，圈足上刻有水波紋和排列有序的縷孔，其造型與當時一般日常盛載食物用的陶鉢明



顯不同，說明了它可能是一種祭祀用的禮器、盤身上的波浪紋、浪花點等刻劃符號，可能象徵了史前住在路環島黑沙的漁民對大海之神的崇祀。我們更估計當時已有由沙堆築成的祭壇。這些都可以反映出當時黑沙居民的原始宗教生活。

此外，在路環島黑沙海灘的南面，還有一處呈現龍或龍爪圖形的石刻巖畫，因此，當地的居民世代稱該處為龍爪角。這點是很有意義的，因為中國人向來對龍的信仰十分重視。龍的信仰與中國南方特別是廣東沿海一帶的居民，尤其是蛋民，關係非常密切，而香山縣附近各海島，向來多獠、蠻、畚和蛋民，龍形石刻，正好反映了他們的精神生活。

## 第二節 澳門早期的道教

澳門的道教始於何時？向來未有學者作過深入的研究。現在姑且作一初步的探討。

澳門原屬香山縣（現廣東中山市、珠海市）。據刊於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冬（1673）申良翰纂修的《香山縣志》（下稱申《志》）卷之一〈輿地志·沿革〉所載，香山乃“古楊越地”，為“揚州之外境”；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至秦末屬南海郡；秦末趙尉佗據郡稱南越王，置番禺縣，香山地區歸屬該縣；至晉恭帝元熙二年（420），置新會郡，郡下置封樂、封平二縣，而後來香山縣的谷字都、恭常都（澳門地區屬此郡）等都納入封樂縣；至隋文帝開皇十年（590）重屬南海；唐肅宗至德二年（757）重新劃分行政區域，將後來香山的大部份區域劃入東莞縣，“設鎮香山，是為文順鄉”。所謂文順鄉，包括谷字、恭常等各都，“專屬東莞”；至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設香山寨，仍屬東莞；至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成為香山縣，屬廣州府，其後的變化不大。

道教產生於東漢末年，即二世紀末，而於三世紀時傳入廣東番禺；香山東南地區在三世紀時仍屬番禺，道教既是一個源自民間的宗教，就在這個時期傳至香山澳門，是毫不奇怪的。更有一條資料，可為上說的佐證。在香山縣地區，流傳至廣而又最古老、最有名的一則仙話，就是充滿了道教色彩的陳仁嬌仙女的傳說了。據申《志》卷之十〈外志·仙釋〉載：

“陳仁嬌者，漢廷尉臨之後也，……自幼靈慧，父母名之曰安，自以仁嬌為字。……嘗夢為逍遙游，餐丹霞，飲玉液，乃寤不暝。每思舊遊，不可得至。八月十五日丙夜，忽有神仙數百，從空招之，仁

嬌飄飄然隨衆謁於帝居，遂掌蓬萊紫虛洞天。歸而能飛，至龍塘潭峽中，與群仙共戲釣於潭，魚皆不腥，可近呼鶴下啄之，笑以爲樂。其儔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蟾姬、伯瑰，相與飛至深井，踏石而歌明月，漁人見之，須臾凌空而去，石上留屐痕焉，人號其處爲仙女澳，又曰蓬萊仙云。宋元祐中降於廣州進士黃洞家，經略使蔣之奇傳其事。”

按此事又見明黃佐於正德初至嘉靖五年間(1506至1526)撰成的《廣州人物傳》第六卷〈宋鄉進士黃公洞傳〉，並謂陳仁嬌的五位仙侶“蓋麻姑之匹亞也”，於元祐元年(1086)“降於洞家者再”。又據清乾隆十五年(1750)刊刻、暴煜主修的《香山縣志》(下稱暴《志》)卷之八〈仙釋〉所載，列陳仁嬌事跡於漢。據暴《志》卷六〈人物列傳·名臣〉有漢陳臨的傳記，謂臨乃“建安時(196至219)人”，陳臨乃陳仁嬌的先人，由此可推知陳仁嬌傳說的形成，不可能早過219年，而暴《志》又列陳仁嬌事跡於漢，那麼，最大的可能是在三國時的魏(220至265)了。仙女澳亦即大橫琴島，在澳門離島路環的西面，換言之，極之接近澳門。基本上我們可視此仙話為澳門及其附近數島(氹仔、路環、大小橫琴等等)有關道教發展的最早期資料。如黃佐所記不誤，則可證此仙話早於公元十一世紀前已在嶺南流傳至廣。據黃佐的記載，黃洞乃一“浮屠、老子之書，罔不究心”，“好談神仙變幻之術”的奇人，看來他與道教不無關係。筆者甚至認為他於北宋中葉以後道教在廣東，特別是香山地區以至澳門及其附近諸島的發展，是位有重要關涉的人物。

據現存的史料來看，道教在宋朝的時候，已頗為活躍於香山地區，下面列舉幾條較為重要的資料，以供參考：

一、申《志》卷之十〈外志·仙釋〉載：

“許道人者，泮沙許東齋女也。幼有超塵之志，父母禁之不可，遂清齋入道。先有魄石和尚創庵雲梯山，號張道人庵。至是修而居之，經年獨處，常有虎衛其廬。”

按暴《志》卷之八〈仙釋〉所記略同，但列其事跡於宋朝，引於傳末增“人謂其得道云”一句。這段記載雖然仍帶有多少仙話的色彩，但據此或亦可證宋時香山已有女冠據庵結廬修道了。

二、申《志》卷之十〈外志·寺觀〉載：

“北極廢觀，在縣東。”

其下有小字註曰：“宋乾道五年(1169)縣令范文林建，淳祐癸卯

(1243)主簿宋之望重建……”註文中更有一篇由趙希璜(據清道光七年(1827)刊刻,祝淮主修的《香山縣志》(下稱祝《志》)補)於淳祐乙巳秋(1245)寫的一篇《北極觀記》謂:“北極觀,邑之壯麗者也;……余始抵任,謁時,睹其階級之崇嚴,輪奐之弘敞,景象不減於中州……”觀內有三清殿和魯靈光殿等。可見香山在立縣後不久(僅十七年),已建有道觀,至淳祐年間(十三世紀中葉)且已發展成爲一座規模不下於中原道觀的修真之所了。可以這樣說,到了南宋中葉以後,道教在香山縣已相當流行,而在這個時候,道教的影響所及,也必然傳至澳門一帶。據申氏的按語謂:“宋乾道中縣令範文林始建無量、寶慶兩寺及北極觀。邑氓興起,多建庵堂淫祠,不可盡紀。”可以推知當時香山縣的寺,觀、廟和祠等必然不少;申氏按語中又說到這些廟宇不是毀於元季,就是被明嘉靖初的提學副使魏校所盡毀,據暴《志》卷之八〈寺觀〉載,時在嘉靖二年(1523)。

三、據申《志》卷之十〈外志·寺觀〉所載,香山地區建於宋朝而又與道教有關的場所尚有真武堂(宋趙時縱始建(按據暴《志》卷之五〈選舉〉考,趙爲宋宗室,淳祐十年(1250)庚戌科方逢辰榜進士,官承節郎,香山縣黃梁都人)。元大德(1257至1307)中改爲寺,元末毀於兵火,建福廢堂兩間(一在濠湧村)。宋紹興(1131至1162)中陳進武建;一在古鎮村,宋紹興中黃嚴口建)、集真廢堂(宋紹興中劉必從建)、顯真廢堂(宋紹興中林仲芳建)、忠勇廢堂(宋寶祐(1253至1258)中阮能安建)等。據祝《志》卷二〈建置·壇廟〉,宋紹興間建有城隍廟。又據刊刻於光緒五年(1879),田明曜主修的《香山縣志》(下稱田《志》),宋咸淳間(1265至1274)建有祀天后的月山古廟,另宋紹興間建有東岳廟。再據祝《志》卷五〈金石〉載,有康王行祠咸淳三年(1267)的鐘款。

綜上所述,可知宋時香山地區已有信奉三清(元始天尊、靈寶天尊與道德天尊)、魯靈光、玄武、天后、東岳大帝、城隍、康王神等等道教神仙的活動,並已有規模宏偉的道觀及修真的女冠,且頗為各階層所重視;相信道教信仰最遲在南宋紹興年間,已傳至澳門及其附近地區,當無庸置疑。

歷元明兩朝,香山縣仍有不少與道教有關的活動,現略舉如下:

一、據申《志》卷之十〈外志·寺觀〉所載,元至元(1279至1294)中有康帥堂(杜季和建),至正(1341至1368)中有洪聖王廟(袁元隆建)的建立。

二、據申《志》卷之十〈外志·寺觀〉所載,明洪武(1368至1398)中有天妃宮(千戶陳豫(1390調)建)的建立。

三、據申《志》卷之二〈建置·壇廟〉載，香山縣於明成化年間，由知縣朱顯（1478至1485在任）建社壇、山川壇、風雲雷雨壇和城隍壇。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前已有厲壇的建置。洪武元年（1368年）縣丞冲敬創建城隍廟（按據祝《志》卷二〈建置壇廟〉應屬復建）。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知縣但啟文、教諭魯惟曾創建文昌宮。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香山所千百戶建關帝廟（按據暴《志》卷之四〈職官〉衛所、明千戶條考應為王邦）。正德（1506年至1521年）中千戶盛紹德立天妃廟，後廢，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指揮田輓重建；萬曆年間知縣但啟文（1614年至1615年在任）等建立另一座天妃廟。又據祝《志》卷二〈建置·壇廟〉載，香山縣於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北帝廟，更先後於嘉靖十二年（1533年）、萬曆四年（1576年）重修，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由知縣但啟元主持擴建。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知道，香山縣的道教活動在元明兩朝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供奉的神祇包括康公、洪聖爺、天后、文昌帝君、關帝、北帝、城隍等等，同時也祭祀社稷之神，山川風雲雷雨之神和厲等；可以相信這些活動的傳播，也必然影響及澳門地區。

至清朝初年，道教於香山地區的發展，更為蓬勃（詳可參郭浩如《石岐神廟遺跡和祭祀風俗考》；《中山文史》總第15輯；1988年11月25日；第70至83頁），對澳門的道教，應起一股推動作用。

暴《志》卷之八〈寺觀〉載：

“道觀，在北門外拱北街。”

祝《志》卷五〈寺觀〉記載得較為詳細：

“太清道觀，在北門外拱北街北帝廟右。雍正甲寅（1734年）邑人梁金震等醮建，顏‘曰太清宮’。乾隆癸丑（1793年）重修。有高以誠、李董書二碑。（〈採訪冊〉）”

據此我們可以相信位於拱北街的太清道觀和北帝廟，特別是前者，最遲於1734年始，對澳門道教的發展，從地理與宗教傳播的關係此一角度來看，起著較重要的影響。案北帝廟，即前述明成化元年所建者。

### 第三節 媽祖信仰

澳門，以今天現實行政區域的概念來說，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在澳門境內，最早的與道教信仰關涉的史實，可追溯至明憲宗成化年間

(1465年至1487年)。澳門民間古老相傳，謂於成化年間由閩潮商賈興建媽祖閣廟。曹思健先生於1984年撰的《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亦提到“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士蒞止懋遷，聚居成落，明成化間創建媽祖閣……”；另據道光九年(1829年)趙允菁撰《重修媽祖閣碑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黃宗漢撰的《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同治七年(1868)黃光周撰的《媽祖閣漳興堂碑記》和《香山濠鏡澳媽祖閣溫陵泉敬堂碑記》、光緒三年(1877年)，住持僧善耕撰的《重修媽祖閣碑志》等碑記所載，大都提到廟乃由閩潮商賈於明朝建立。據相傳，此廟初建時祇有茅舍數間，後來逐一增建；現所知最古老的建築為弘仁殿，謂建成於明弘治元年(1488年)，距今已有五百年以上了；而有確實資料可稽的要算媽閣廟的石殿了。石殿門橫樑上刻“神山第一”四字，下方刻有“明萬曆乙巳年德字街眾商建，……”共三行字，由此可知最遲於1605年，即三百八十七年前，天后信仰已在澳門流行。又據成書於乾隆十六年(1715年)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下稱《記略》)〈娘媽角圖〉，乃知媽祖閣廟初名天妃廟，而所在地則名娘媽角；其實澳門最早的地名很可能就是以媽祖命名的，據Ljungstedt, A.的《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to China》(Boston, 1836)記載，葡人於1557來到一個名為“阿媽”的荒蕪小島。阿媽即澳門。更有一點有趣的是，澳門的古外文名字Amaquam，很可能就是“阿媽澳”或“阿媽港”的音譯，據明朝萬曆廿三年(公元1595年)前已刊行的，郭棐編著的《粵大記》(按此書一般被視為一部記載了公元1577年至1595年前已知的廣東地方史料)卷三十二有一幅〈香山縣圖〉，在今天的澳門地區(圖中顯示為一小島)上，有濠鏡澳一名，右側印有房屋圖像右干，旁注小字“番人房屋”，足證其時葡人已於澳門建有房屋，以供居住之用；再向右則有亞馬港一名，相信即今之媽祖閣所在處；按此名足證澳門臨海舊有一港名亞媽，故可信葡文澳門古名為Amaquam應與此名有關，另據A.Ljungstedt一八三六年出版的“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記載，謂葡人最初來到一個名為“A-Ma(阿媽)”的荒蕪小島，而相信該處即《粵大記》所記的亞馬港；在亞馬港一名再向右有十字門一名，對下印有番船圖象及番船二字。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葡人最初來到澳門時，祇知澳門名為亞媽港，故名之為Amaquam。則亞馬港(或亞媽)應為澳門最早見於文獻的中文地

名。現在流行的澳門外文名字Macao或Macau,很可能祇是一種省略法而已。澳門的洋名,與阿媽一詞有關,此說除伯希和無明確表示外,絕大多數的西方史學家如藤田豐八、Sbren Egerød、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等等以及國人張天澤皆表贊同。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整個澳門地區,其實是一個屬於道教系統的媽祖信仰圈,而歷史最少已有四百三、四十年以上。澳門半島另有天后聖母殿(於望夏康真君廟內,建成於1792前,有1882《重修天后康真君廟碑記》)、天后古廟(又名地母廟,位於漁翁街。建成於1865。廟內有1987《天后古廟重修碑記》,文中透露澳門最古之天后廟並非媽祖閣廟而是馬交石天后古廟。按若所言屬實,益證筆者上面所言澳門由明以來即為一媽祖信仰圈的說法可以成立)。蓮峰廟內有天后殿(建成於1722年,有羅復晉於1723年撰的《蓮峰山慈護宮序》);氹仔島有天后宮(創建於1785年前)、關帝天后古廟(創建於1677年)。粗略地統計一下,澳門自明以來共有八處拜天后的地方,最早的可追溯至明成化以前,即五百年以上。1988年2月8日凌晨,媽祖閣的天后大殿失火,全殿焚毀,連一個高近六呎的有二百餘年歷史的銅鐘亦被猛火燒熔,祇剩下吊掛巨鐘的鐵鈎,但木製的天后神像除被燻黑外竟絲毫無損,信者以為天后顯靈(據香港大公報1988年2月9日新聞),自此香火更勝從前,每年年三十晚,極多的澳門市民都會去媽祖閣廟上香禮拜,而平日則有極多來自日本、韓國、台灣和東南亞各地的遊客到媽祖閣廟燃點鞭炮,誠心參拜。總之,天后信仰在澳門的發展,歷久不衰,可謂極盛。此外,媽祖閣後山有摩崖“太乙”二大字,亦足見其地與道教思想之密切關係。

#### 第四節 澳門的其他海神信仰

除了天后信仰外,在澳門民間,還有一些比較罕見的海神信仰。最特別的是朱大仙的信仰。朱大仙,乃澳門地區水上人所信奉的一位海神。據一些水上人(主要是在澳門附近作業和活動的)口述,朱大仙名號不詳,一說名立,他甚至沒有固定的神誕,需要每年由占卜的結果來決定,以能保護水上人不受海賊傷害見稱。朱仙的信仰,在澳門的部份水上人之間,至今仍然存在。另一比較獨特的海神是三婆神,氹仔島1845年建有三婆廟(案據〈光緒志·採訪冊〉謂,另有三婆廟於沙地及牛口山),今已廢,尚存咸豐九年(1859年)《重修三婆廟碑記》,同治三年(1864年)郭裕堂的《氹仔三婆廟碑》和另外六塊年份可能更早的殘碑,碑文顯示三婆神的信仰傳自惠州,以能助剿擊

賊，打退來犯海盜，保護地方安寧見稱；據田《志》卷二十二〈雜記〉記載謂“三婆神者，艚船人所信奉也。相傳神出自惠州，能降靈附人身，言休咎。神降時，左右跳舞，語喃喃，自以鐵貫兩頰，無血。咸豐四年（1854年）秋，神降附醫男，言賊將敗，人心藉以自固，我軍屢勝。……”，與碑文所記有下列相符的地方：一、為艚船人所信奉的海神；二、能助剿擊退海賊；三、出自惠州（更與口述資料吻合）。（按清光緒七年（1881）編修的《惠州府志》並無任何三婆神的記載。）此外，從這段記載看來，三婆神的信仰還保留了相當濃厚的巫術民俗色彩，為研究粵東民族與民俗的重要資料。但三婆神既然是一位海神，那麼她的來源是怎樣的呢？筆者頗疑三婆神與天后信仰亦有一定的淵源，清俞樾《茶香室四鈔》卷二〇曾引許聯升《粵屑》的記載，指出三婆（或稱三婆婆）乃天后的第三姊，“同修煉成仙”，神誕在三月二十二日。這就為三婆神與天妃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綫索，同時也替三婆神為何是艚船人所信奉的神這個問題，作了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而三月二十二日的三婆誕（按與筆者所得口述資料完全一樣）與三月二十三日的天后誕，亦總使人覺得兩者之間，是有著一種特殊的關係。

在澳門境內，民間所信奉的其他海神還有洪聖爺（1883年建成的路環九澳三聖宮，案此廟在同治初年（1862年）以前已有，初祇拜洪聖神，後加上關帝與譚仙，澳門其他三聖廟或宮亦如此；路環三聖宮；澳門康公廟內洪聖殿）、水上仙姑和悅城龍母等。洪聖大王本來是一位重要的海神，但奇怪地其在澳門的地位並不顯赫，祇在規模較小的廟宇內供奉。按在澳門鄰近的潮蓮地區，人稱洪聖爺為人王爺或大王，而在路環島的黑沙亦有大王崇拜，或即崇拜洪聖爺。

## 第五節 道教在澳門境內的發展

澳門境內，亦有較為正統的道教遺留下來的史跡。例如位於三巴門的呂祖仙院，大門正中石額有“呂祖仙院”四字，上下款為光緒辛卯（1891年）仲夏，弟子東初奉書”；另有石刻聯，下款“粵西吳德靖敬撰，李旭波書丹□□”，約略可推知呂祖仙院建成於1891年；院內尚存光緒十九年（1893年）吳德靖撰的《創建呂祖仙院碑記》，謂呂祖“於光緒庚寅（1890年）春元旦元宵，降法於羅浮山朝元洞群生，以收修士。時有吾師在側，道號戴宮山，樂成美任；……至辛卯（1891年）春，余承師命，下山來澳倡建，……”乃知澳門的呂

祖仙院，實傳白羅浮山朝元洞。又如醫靈廟內有一張天師殿，至今尚存匾八對，可推知最遲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前，澳門應已有天師道正一派的活動；此外，最近於澳門一已有過百年歷史的紙札舖內，發現了一批“文物”，相信可以說明從前正一派在澳門是曾經頗為流行的(詳請參閱附錄四照片)。

1935年抗戰期間，有皈依呂祖的羅浮白鶴觀弟子李勁唐(法號若虛；他又曾皈依西藏多傑覺擾拔師，勤修密法)，以其所創的廣州梅花村梅花精社移至澳門大三巴，崇祀聖神、太上道祖、觀世音和三寶，修持無極氣功，行道密雙修之法，成為後來香港崇珠閣佛道社的前身。民國時期，另有飛來壇，不知究屬何派。

澳門又有道教太乙門純陽派信善系的活動。信善一系，溯源自1935年乙亥，始創於廣州芳村(《香港道教聯合會新廈落成特刊》，1975年，第67頁)，有重要領袖利藻禮、梁藻智、黃藻義、李藻信、黃藻信、梁藻仁、鄒藻孝和劉藻德等(《道教信善紫闕玄觀甲子年(1984年)新春特刊》(創刊號)，第28頁)。一說1946年立分壇於澳門沙梨頭，至1961年然後傳至香港九龍大南街的信善壇(《香港道教聯合會新廈落成特刊》，1975年，第67頁)；一說該系要遲至甲辰(1964)始有屈展別、羅聯宗、鄧聯學、鄧聯蔭、羅聯輝及羅紫彥等於澳門羅利老馬路十七號三樓創辦紫闕玄觀，後遷提督馬路，是為信善祖壇，而又有信善貳分壇於澳門沙梨頭海邊街(按全名為道教品道會信善二壇，可見乃以崇奉呂祖為主)；紫闕玄觀，其後因羅紫彥、羅聯輝等領袖赴香港發展，而壇主屈展別年邁，獨力難支，乃被逼封觀，至1973年，由羅紫彥等人的努力，重光於香港(《道教信善紫闕玄觀甲子年(1984年)新春特刊》(創刊號)，第10、11、27、36頁)。另有崇奉呂祖的雲泉仙館(與香港雲泉仙館同屬一脈)。

除上述外，澳門還有立廟信奉黃大仙(公元1906年至六十年代十分興盛)、哪咤(1898年建有哪咤廟)，康君(有望廈康真君廟，1792年前立；康真君廟，1860年前立)、關帝(三街會館關帝古廟，1792年前已有；氹仔島關帝天后古廟；路環九澳三聖廟；路環三聖宮)、女媧(有1888年建成的女媧廟，又刀靈岩觀、靈岩仙觀，更有悅城龍母四字題於門外壁外)、包公(有1889年建成的包公廟)、玄武(1843年創建的氹仔北帝廟，當時氹仔亦以此廟作為村民聚集之所，又據該廟光緒八年重修碑記所云“龜筮協從”等語，可見當時氹仔巫占之風仍盛)和譚仙(路環九澳三聖廟；路環三聖宮；創建於1862年的路環譚仙聖廟)等道教的神。按，據路環島譚仙聖廟的廟祝說，譚仙是個小孩子神，每次顯靈，都化身為小孩，民間則俗稱譚公；筆者以為譚公原名應為譚公道，源



自惠州，蓋《惠州府志》卷四十四〈人物篇·仙釋〉條下所記：

“譚公道者，歸善人也。居九龍山修行，不記歲月。每杖履出山，一虎隨之，或為負菜，往返與俱，人甚訝之。……”

今路環譚仙聖廟內，其中一牆壁上，即畫有猛虎；又據香港跑馬地譚公廟《黃泥涌譚公廟志》記：

“光緒二十七年（1910年），居處於黃泥涌之客籍人士建置本廟。相傳現址係由一名譚公附身小童指定者。譚公原籍廣東惠州，自幼即賦異稟，能知未來，治病如神。……農曆四月八日譚公誕，本廟香火甚盛。……”

又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香港筲箕灣譚公廟《創建譚公僊聖廟碑記》載：

“我筲箕灣之譚公僊聖，原由九龍峰來……”

九龍峰，應即《惠州府志》記的惠州九龍山；加上其他各種資料都相符，因此可以相信譚公原名譚公道，而譚仙的俗稱譚公，或即譚公道一名的略稱。

澳門當代道教，重要的組織有澳門儒釋道教聯會，辦有氹仔孝思墓園，建成於1974年，有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羅智光先生撰的《澳門儒釋道教聯會興建孝思永遠墓園序》。又據羅智光先生在最近與筆者的一次閒談中所透露：澳門以前亦曾有先天道的傳播，但後來因故沉寂了。據先天道《香港福慶堂道譜·道緣摘錦第二集》載，澳門於一九二七年有先天道綿慶堂的成立（第十八頁），掌道者為杜景賢女士，傳女弟子數十人（第三十八頁）；按綿慶堂乃屬先天道嶺南道派禮賢堂一脈。

此外，澳門應亦有一貫道（在港澳地區，多自稱為天道）的活動。據筆者在香港搜集所得的消息，確知澳門亦有一貫道的活動；但這個教派的活動向來極為隱秘，筆者查訪至今未有所得。不過，據筆者搜集所得的一本澳門出版的《戊戌槐夏性果勸善文》，印送者為鄭昌裕堂，書封底內頁就明確印有“天道”的標志，足證澳門亦有一貫道的活動。

最後值得一提的尚有三點。一、澳門居民除了上述的神祇和教派外，亦有信奉和崇祀一些相對地次要的屬道教的神靈，例如石敢當、土地、財帛星君、魯班先師、華光大帝、華陀先師、社神、福神、太歲和侯王等。二、氹仔應與道教有著極密切的關係，最近澳門大學內大豐樓側山坡上因施工緣故發現幾塊已碎的摩崖大字，分別是“暫壘洞天”、“招財進寶”（為合